

葉劍塵著 楊大鈞記譜整理

# 演唱单弦的心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說唱團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 目 次

演唱單弦的心得.....	榮劍塵著
引言.....	1
一 小的时候爱唱.....	3
二 喊嗓子.....	4
三 拔气順气.....	5
四 吐字發音.....	6
五 作派指点.....	6
六 安准部位.....	8
七 學“單弦”得順着次序來.....	9
八 拜老师的經過.....	11
九 研究声韻的方法.....	12
一〇 自己創作曲本的原因.....	14
一一 把各种曲牌子的滋味咀嚼透啦！.....	15
一二 自己唱自己听.....	15
一三 声調的安排是高、低、平三音的相配.....	16
一四 演員登台得沉靜.....	18
一五 学曲兒得化开了，是人唱曲兒，不是曲兒唱人.....	20
一六 学曲藝，得交有益处的朋友.....	21
榮劍塵岔曲集.....	楊大鈞記錄整理
記譜者的話.....	23
八花八典.....	25
秋声賦.....	27

秋風陣陣	30
換解香羅帶	31
曲牌名	33
清明賦	34
似風不露風(一)	37
秋江晚霞	38
似風不露風(二)	39
農家樂(蕩韻)	40
漁家樂(腰節曲)	41
鳳陽士人	44
贊月	45
踏雪尋梅(一)	46
翠柏森森	47
蓬萊三島(深山)	48
皓月當空(盼才郎)	49
老農夫	50
馳陽春曉	51
反風雨歸舟	52
入迹板橋霜	55
夏日天長	56
贊劍	56
正風雨歸舟	58
尋宴訪友	60
春至河開	61
和風蕩蕩	62
踏雪尋梅(二)	64
踏雪尋梅(三)	65
踏雪尋梅(四)	66

## 引　　言

六十年來，我經常在北京、天津演唱“單弦牌子曲”。這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段子，在舊社會里，由於生活的不安定，很少有時間自己仔細地檢查或是整理。

自从參加工作以後，有了組織的照顧和同志們的熱誠幫助，我開始整理起自己的舊段子來。最初我對於整理工作多少還有一些不正確的看法，我認為我演唱的段子既然都受到羣眾的歡迎，那裡面就一定沒有什麼缺點，片面的強調用趣味來迎合落後觀眾是應該的。例如：“翠屏山”裡面的放焰口，“杜十娘”裡面的嫖院，“鴻鸞禧”裡面的棒打薄情郎……等等歪曲人物性格和主題思想的所謂“突出描寫”，我過去都認為是絕妙的，而沒有想到這些地方給予觀眾多少不良的影響。以前也曾有人提到這些地方應當修改，可是我很不以為然，甚至還借口“不要採取粗暴的态度”來替自己遮掩。其實這正是自己的保守思想在作祟。

以後，我深深地認識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道理，自己這種嚴重的保守思想如果不打破，是會辜負了人民的期望的。於是我就慢慢的接受了別人的意見，逐步整理修改了許多段子，像“紅娘子”、“將相和”、“閻天宮”、“武松”、“游春”、“岳飛傳”、“林

冲”等。从一九五三年以来，许多单位都派人来向我学习单弦，并且让我谈谈自己练唱方法；今年春天说唱团的同志们都希望我能有系统的写一写自己的经验，我非常高兴。结果用了三个月时间东西是写成了，虽然我觉得应当毫无保守，宣泄无遗才对，但是受了自己水平的限制，看起来是很粗糙的。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我，多提批评和意见，我再进行修改。最后我要说现在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我这些点滴的心得也算争鸣之一吧！

柴剑麐于北京

## 演唱單弦的心得

榮劍塵著

### 一 小的时候愛唱

我榮劍塵，滿族健銳營人，今年七十五歲。大家都知道我会唱單弦，我为什么會唱呢？因为我要唱，自小就愛唱，現在先把小时候我热爱唱曲的經過談一談。在我上学念書的時候，每天下學，总是要到票房去听唱去，听回來就要學。不过那个时候學的，都是些流行小曲，小曲詞句有的不大文雅，可是使用的腔調，都是从“牌子曲”摘出來的，如某曲是“云苏調”，某曲是“迭断桥”，學几个小曲，就得到几个牌子。可是學的時候，都是听來的，沒人管說，什么叫板？什么叫眼？一概不知道，腔調对不对，也不知道，就是張嘴就唱，真是可笑的很。

談到我唱的時候，如唱“武松打虎”在表演方面，身段上腰腿很灵活，那是因为小的時候學過技藝。我們健銳營里有武工房，所學的是飛虎云梯、馬步箭，還有蹠跤、踢毽、打拳、使用槍刀等。現在我每天早晨，对于武功，还活動一小時，所以演唱時作身段，还是很灵活的。由此看來，在學藝上，文武是應該都要會的。

## 二 喊 嗓 子

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忽然嗓子變壞，還是一天比一天壞，簡直的唱不出來啦。我想這真是糟，一般人常說：“唱得好嗓子，拉弓得好膀子。”我這嗓子壞了不能唱，這可怎麼辦呢？我們健銳營里，有個老头兒，姓春，我管他叫春三叔。有一天碰見他，他一聽我說話沒音兒，他說：“你這是要‘倒倉’。”我問：“什么叫‘倒倉’呀？”他說：“男孩到十五六歲，都要換嗓音，無緣無故的就發啞，這個不要緊，就是得用功。”我問：“這功怎麼用呵？”他說：“你每天一亮就起，可別懶，到沒人的地方去喊嗓子，从小肚子往上使勁，一声一声的喊，可是別使勁过大，要是使勁過猛，把嗓子喊破了，那可就壞了，慢慢辦別忙，有三冬兩夏的工夫，不但嗓子能回來，还能更好聽哪。”我每天都照着我這位春三叔所說的法子去練，每天一亮就起，跑到臥佛寺圍牆外，沒人的地方去喊嗓子。一天我去的時間早一點兒，碰見一個揀糞的老頭兒；他說：“你又跑這兒來嚷來啦。”我說：“不是，我是要‘倒倉’；我上這兒喊嗓子來啦。”老头說：“我知道哇，你是愛唱，嗓子壞了那行呵，懂得用功很好，可別‘三天打魚，兩天晒網’，那可就不行啦，好好干，日子長了就行啦。”這個老头兒是誰呢？這個老头兒姓喬，我管他叫喬伯父。我所說的這兩個老头兒，都是我們健銳營前輩的老人，那個時候都過了七十歲啦！這個養老头兒還告訴我：“你每天出來，可帶一個筐子，就便揀點干枝兒多好哇；你揀干枝兒我揀糞，每天總是要在這兒見面哪。”今天想到這兩位

老人，能在我年輕的时候提醒我，指示我，真是可敬的很。

### 三 拔气順气

上面所說的，喊嗓子用工夫，到了兩年多的時候，真使我把原有的嗓音練回來啦，同時也比沒“倒倉”以前更好啦。這話可又說回來啦，我想我以前張嘴就唱，野調無腔、沒板沒眼那行嗎？跟人家比起來，我太不好看，在這個時候，想到必得跟好的學，向人打听，向人請教才行。有幾位老前輩很喜歡我學唱，用很大的力量來幫助我，板眼腔調，慢慢的也就懂得了，不像以前那樣傻唱。這個時候，別人一夸我好，我就更知道用功，更知道長勁啦。

可是什么事，全靠人教那是不成的。我所說的知道長勁，這個勁怎么長呢？翻來復去的想，想到唱嗎！得用絲弦托腔，那么自己的嗓音，就得切合絲弦的音律，兩塊走到一塊兒才行，要不然，嗓子是嗓子絲弦是絲弦，老合不到一塊兒，那是什么玩藝呀？在這個時候，想出一個法子來就是：定絲弦高低，是靠着笛眼兒的，我們人的嗓子高低，也是應當靠着用笛眼兒來練習才對。我想到了就作到了，趕緊開始試驗，看看對不对，成不成。一試驗真成啦。怎么個試驗法子呢？我把它仔細的說一說：

這個笛的上邊，有六個窟窿，叫作“六个眼兒”。這六个眼兒，用嘴往左边吹，是一個比一個聲高，要是往右边吹呢，是一個比一個聲低，向左边的一個比一個聲高，自然是向上拔氣，向右边的一個比一個聲低，自然是往下順氣。我每天總是用這個拔氣順氣的工夫，拔氣是由低處向高處走；六个眼兒，六个聲，一聲不

落，叫做“節節高”；反過來說，順氣是由高處向低處走，也是六個眼兒，六個聲，一聲不落，叫作“節節低”，工夫用長了，嗓子真方便，要高就高，要低就低，看起來刻苦的下工夫真不是白費呀。

#### 四 吐字發音

唱是讓人聽的，唱出來是要叫人聽的清楚，聽的明白，最要緊的地方，是要叫人知道是什么詞句什麼內容。這樣說起來，每個字，要是發音不准、吐字不真，那就不行啦。內行話叫作“吞吐噴口”，就是吐字真，發音准，嘴上得使勁。

發音的部位，有五個地方，是唇、齒、舌、喉、鼻，這五個地方，那一個不靈活都不行，其中舌頭最關主要，無論念什麼字，全靠舌頭上隨時變化。所以說舌頭在嘴里變化念字，就像人吹笛子，手指頭按在笛眼兒上一樣，手指頭靈活，變工尺就變的快，舌頭靈活，吐字發音，就會又好又快，這是一定的。

如此說來，舌頭要靈活也是得練，我每天早晨起來，漱口洗臉以後，要作練舌頭靈活的工夫。怎麼練呢？是舌向左边滾轉七次，又向右边滾轉七次，來回變換，文詞叫“周而復始”。以時間說，要作到五分鐘為止。這些工夫別看輕了別怕麻煩，工夫用長了是準能生效力的。

#### 五 作派指點

當初唱“單弦”，都是自己彈弦子，後來因為自己彈弦子，把

兩只手給占去啦，唱的人在作派上，只能在臉上表現神色，是哭哇，是笑哇，一些变化。後來往前發展了一步，就改成唱是一个人，彈是一个人，唱的人不管彈，可就把兩只手騰出來作指点，例如：唱到山的時候向上指，唱到水的時候向下指，唱到人物的時候向平處指等等。這樣就覺着活動多啦，好得多啦，得神多啦。可是要作到這樣，不是一句話就行的，也得用種種的工夫才行。

要用功得先把兩個條件認識明白：一個是神色，一個是形像。神色是指臉上說的，形像是指身上說的。臉上要分喜、怒、憂、思、悲、恐、驚，身上要分男、女、老、少、文、武、忠、奸、善、惡等等。本着曲中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隨時變化，描繪到家，唱到什么地方作到什么地方，唱跟作不許离骨兒。這些件事真得用心，上那兒用心去呢？得多看小說，得多看戲劇，还得對社會上一切人情事理，都會分析認識，什么叫對，什么叫不对，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找出典型來，琢磨好了，用在唱曲中，用在舞台上，表演時作派指点，就會對啦。

你說對那就准對了嗎？這話許你說，真不見得准對。要想叫人家說對，你自己先看一看對不对，我自己怎么看哪？我一說你就看見自己啦，你要唱那曲子的時候，先把里邊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分析明白，認識明白（這裡就用到喜、怒、憂、思等，男、女、老、少等），再按照情節人物，安作派指点。在按作派指点的時候，你對面先擺一個鏡子，你就對着鏡子，變臉上的神色，變身上的形象，一面看，一面作，對的地方存着，不對的地方往對里頭改，非改對了不算完事。這慢慢的用心作，准有真對了的時候。

還有一點兒事得說，在琢磨神色形象，安準作派指点的時

候，你可得随唱随作，別給他分了家才能貫穿一气。总而言之，就是說：神色、形象、声調，要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使它很完整，你唱的有勁讓人听的痛快就算对啦。

## 六 安准部位

什么叫安准部位呢？就是說演員在舞台上演唱，一个人要扮演几个角色。可是唱“單弦”，不比唱京戲，唱京戲，是生、旦、淨、末、丑，个个裝扮出來，你一眼就知道是張三，是李四，不会分不清，唱“單弦”，可就不是那样啦，唱“單弦”不裝扮，我們內行話，叫作“素身兒”，一个人要当几个角色。有人問这个唱的主兒，倒是裝扮誰呀？能不能像耍猴似的，拿起拐棍兒是老头兒，戴上紗帽就是官兒老爺，那不是笑話啦嗎。

告訴你，能“安准部位”就能演好，安准部位，就是說，你所唱的这个曲子，里邊有几个人，就是有几个角色，这几个角色，誰应当坐着，誰应当站着，誰应当在左边，誰应当在右边，要把他分別清楚，安准部位，千万記准了別忘。你这个演員，唱某个角色詞句，就轉到某个角色部位上去，千万可別錯了，一錯就坏啦，人家听曲的人分不清誰是張三李四劉二哥啦，唱的主兒也轉迷了眼，那就是唱了一个一团亂，真逗了笑話兒啦。

說了半天，还怕听不明白，我現在簡單的舉一个例子：比如說，我們現在演唱“岳飛傳”；演唱“張保探監”这一段兒，这个場上角色安置，自然是岳飛在上，張保在下，獄官在旁，演員一变方位，你就知道这是誰說話哪，是岳飛，是張保，是獄官，一眼就得，

一听就对，一点也不錯。在听曲人的感觉上，就真像看見台上有三个角色在那兒演戲，精神很集中的貫注台上。演員一定要負起這個責任來，这才算一場曲藝，你說这个安准部位，要緊不要緊哪。

淨說安准部位还不行，你还得把唱的方法再注意注意。每个角色，声調語氣，該輕該重，該高該低，千万要使好了，臉上神色变色，千万要使对了。总结一句，演唱是要一个“整”字，別脫節、別离骨兒！

## 七 學“單弦”得順着次序來

學“單弦”是慢慢積累來的，不能跳着走，彷彿上台阶，一層挨着一層上才行哪。比如說，上学念書吧，必是小学、中学、大学，順着次序走，才是升学之路，錯了是不行的，學唱也是这样。在我初學的時候，學了些流行小曲，不过是鍛練嗓音，後來慢慢的學“岔曲”，“岔曲”這種曲藝，專講究吐字發音，一點不許錯，所以學着難，可是有一樣，他是曲牌子里邊的骨头，把“岔曲”唱好了，吐字發音弄准了，再學別的曲牌子，可就近便啦。因為唱什么也躲不开吐字發音哪！

在我學的時候，初步學會了“岔曲”，跟着學“快書”，學“羣唱”，學“北板梅花調”，學“中場拆活兒”。什么叫“中場拆活兒”呀？就是“趙匡胤打棗”呀，“田三嫂打灶分家”呀，最大的是“胡迪罵閻”，這些就叫“中場拆活兒”。演着火熾，看着熱鬧，淨學唱是不行的。緊接着我就入手學絲弦（三弦），為的是什么呢？為的

是明白絲弦“工尺字兒”，還可以知道各種牌子的“過門兒”，還可以明白用絲弦托唱腔各種的法子。把這些的唱法、彈法都知道了，都明白了，才轉過來專學“單弦兒”，這就是普通學校畢業，走進了專門大學啦，這一個階段，就是幾年的工夫。

學唱得順次序，這些話都說完了，現在我再附帶說几句。說几句什么呢？是把學唱“單弦兒”得特別用功的地方說一說，也是我實在學唱的經過。在“單弦”曲子里面，除去普通曲牌子外；像“硬書”、“西韻”兩種，得特別用功，因為一般情況不常用；可是要遇見這個曲本里有它，你不會唱，那就是你的缺點，所以得特別用功學。“硬書”是什么呢？是“琵琶調”。“西韻”是什么呢？是“石韻書”，就是石玉昆老先生最擅長演唱的那個韻調，所以叫“石韻書”。後來因為石玉昆老先生住家在西城，那個時間，對於有資望的老年人，不肯提名道姓，表示一種尊敬；就不叫“石韻書”而叫“西韻”了。傳到現在還是叫“西韻”。

學曲藝，得实事求是，別架空，別湊合，看准了跟好的學；跟好的學還學不好哪，要是跟普通的學，那不就更難好啦嗎。我學“快書”，是學奎松齋，學“單弦兒”，是學慶厚庵、高峻山兩位前輩，都是在當時唱的最好最有名望的人，我的成就不能把人家埋沒，所以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學的時候，不但跟着好的學，求真的，求實在，有的還得找專家，不能模模糊糊就算得啦。那是為什麼呀？為警懂得人；為警行家，別叫人家笑話，說你這個不对，不对就砸啦。

在我學“樂亭調”的時候，我就會拜訪過樂亭縣，一位唱“樂亭調”的魁首，最有名望的人，姓楊，名寶升，我向他學習了二年

以上，才学到了“乐亭調”的滋味。人家一听，說：“这是真正‘乐亭調’，地道‘乐亭調’。”

大家知道“單弦牌子曲”里，有个开吊殺嫂，就是武松与潘金蓮的故事，在这个曲子里有一段“風流焰口”，这个“焰口”，是和尚念經的調子，不跟專家学，是不行的，誰是專家？和尚是專家，还得找那真正有名望的專家。在北京西山八大处，有兩個庙，一个叫紅門寺，一个叫香界寺，紅門寺方丈法号茂林，香界寺方丈法号月檀，这兩位在我住的西山那边，称得起是放“焰口”有名望的專家。我就拜訪這兩位方丈，向他們求學，這兩位方丈一句一句的指授教導，使我学会了佛門的“放焰口”。

有一次我在舞台上演唱，那一天的節目，就是武松殺嫂帶風流焰口。居然來了好几个和尚，坐在前排听曲，一打听，是为听“焰口”來的。所以說，学曲藝得求真实，求地道，是为警懂得的人，是为警內行的人。所以說学曲藝，第一要順次序，第二別模糊。

## 八 拜老师的經過

由票友之上了作藝一道，內行話叫作“票友下山”。不过这个山，真不好下，你的武藝不强，想下山也下不來，可是武藝强，就能下山啦嗎？不行，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內行封鎖極嚴，今天我明白了那是一种“封建勢力”。“票友下山”，非拜一个內行的老师不可，拜了老师，叫做“有門戶”，有了“門戶”，才出得去，才下得了山，你說这个山，難下不難下呀！

我拜的老师是谁呢？北京有一位老内行，叫明永順，他的藝術很精，一切藝術都强，很有名望。他的出身呢？也是“票友下山”的，所以他还能对我表同情。拜他以后，对我很細心的加以指点，作藝应有的常識，一切彈唱应加緊的鑽研，以及如何鑽研的方法等都一一指示我，很得益处。从此我就算“票友下山”的内行啦。

再談談为什么要下山？这个情節，不必瞞着。作票友，叫“耗財買臉”，就是耗費資財，收買臉面，簡直的說是扔真錢買假面兒。要再說，一个票友稍微得点兒名，就不是一年半年的工夫，時間一長，試問得耗費多少錢哪！再者說，幼年生活靠父母，青年以后的生活，就得求自立，父母年老，不能劳动，我得要負責奉養，可是自己淨學了唱啦，除去唱以外，别的都不会，唱倒是一技之長，所以就不得不拜师学艺了。

## 九 研究声韻的方法

演唱曲藝这个事兒，誰都願欲唱的好听，叫人听着悅耳，听着心里痛快。拿什么叫人悅耳、叫人痛快呢？这就是声調韻味問題啦，声調韻味的幽美，全在于念字發音的准确。

我們舉一个譬喻談談，譬如我們伸出一只手，把它張开，有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當間都有縫兒，这是不錯的吧，我們把这五个手指头，当作五个字看，當間的离着縫兒，是干什么的呢？當間的縫兒，就把它当作运用声韻的地方。

我們再細談一談，这每一个字，分音首、音尾、音中，这三个

階段：每唱出一个字，要了解这个字發音开始从哪兒來，这就叫做音首；收音之末到哪兒完，这就叫音尾；音中呢？就是字的正身。必得把这念字三階段，掌握好了，念字不錯，不歪不倒，声韻总是自从念本字上出發，声韻总是圍着字走，無論唱什么牌子，用什么腔調，必須这样才会有韻味。

还有一件必得知道的事，在唱里面行韻的地方，有某一个字，必須用“拼音”噴出，才有勁，才落实，唱的順利，听的有味。我們舉出一个例來把他証实一下：

“天安門頌”的“曲头”，里面有三个字，必須“拼音”噴出，才会圓轉正确。我們把原詞句，先念出來，大家听着。

原詞是：“金瓦紅磚，光明亮，真愛人，白玉石欄，目看見，國徽挂，天安門上。設在中央，毛主席，領袖像，全國的人民都瞻望。標語燈，排兩行，氣象莊嚴，萬丈毫光芒，數不尽，勝利的紅旗風擺飄揚。”

这就是“天安門頌”“曲头”的原詞，剛才說，必須“拼音”的三个字，是“天”字、“設”字、“飄”字，“拼音”怎么个拼法呢？是这样的：

“天”字拼“ㄊㄧㄢ”，“設”字拼“ㄉㄧㄝ”，“飄”字拼“ㄉㄧㄠ”，唱的时候，必得把它唱完整了才算对哪。

同时还得注意詞句中的情感，是欢喜，是悲伤，声調里要表达出來。唱到欢喜处，听唱的人，跟着欢喜，唱到悲伤处，听唱的人，跟着悲伤，这样声調韻味就十足啦。

## 一〇 自己創作曲本的原因

這段兒，我們要說一說，我自己寫曲本子的原因，在我初步學唱“單弦”時，都是抄些人家編得了的舊詞兒，找那熱鬧的、火熾的唱出去，結果人家愛聽，我自己也覺着得意。

唱了些個什么呢？就是：“五聖朝天”、“兩口關毛包”、“婆媳頂嘴”、“變羊計”、“搖會”等這些個段子。後來感覺到這些個段子，雖然唱着熱鬧火熾，可是叫人家听了去，就是跟着學會，好处也不大，甚至有的崇尚迷信，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我就決定自己寫曲本，不再唱那說鬼神、演色情的段子。我自己寫曲本，抱定什麼意旨呢？我所作的曲本，第一選材都尋求本源，尋求本源就是搜根兒，必得找出來，這件事出在某書、是什麼朝代，反復研究透徹，知道清楚，認識明白，才下筆哪。第二呢，第二設詞必求整潔，就是寫一句詞必求完整，讓人家听了是一句話，不丟不短真明白；真干淨，真利落，真脆快，不叫他拖泥帶水羅羅嗦嗦。第三哪，就是立義必取正大，就是說，一個曲子唱出去，要起什麼作用，收得什麼效果，這個曲子，是說忠，是教孝，是明廉，是知耻，讓它總是在正經道路上。立義必取正大，就是這個意思。談到今天，整理傳統曲本，自然也跑不出上面所說的三点。